筠軒文鈔

諸葛亮論

臨海洪頤煊

或問于予曰諸葛亮何如人也予曰相才也陳壽謂亮應變將畧非其所長其言信歟予曰壽之言是也夫相有相才將有將才二者恒不能相爲用也陳壽評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曰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樊建之對晉武帝也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此皆相才也若以之爲將則不然司馬宣王與弟孚書云

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百
萬已隳吾畫中此出師隴右之不能成功也劉先主知
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以爲然以謖爲參軍卒
至街亭之敗此先主所以能用關張而亮之不能用魏
延吳壹也楊子昭諫亮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云云蜀使對司馬宣王曰諸葛公
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擥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
王曰亮將死矣此亦用違其才之效也晉初扶風王駿
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滎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
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

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張儼作默記曰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後魏崔浩論亮曰夫亮之相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爲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荆州退入巴蜀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夷之間此策之下者且亮既據蜀弗量力嚴威切法控勒蜀人欲以邊夷之衆抗衡上國出兵隴右再攻岐山一攻陳倉疎遲失會摧衄而後反後入秦川更求野戰魏人知其意以不戰屈之智窮勢盡

發病而死由是言之豈合古之善將見可知難者乎予故曰諸葛亮相才非將才也

介者蔞拜釋

禮記曲禮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蔞拜鄭君注云蔞則失容節蔞猶詐也孔冲遠正義云爲其拜而蔞拜者解所以不拜蔞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蔞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虛作矯蔞則失容節是蔞猶詐也頤煊案此二說皆未明經注蔞字之義而并失其讀也介者不拜此軍中之常禮少儀介者不拜鄭君注云軍中之拜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左氏成十六年傳郤至曰間蒙甲冑不敢拜命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

退是卽介者不拜之證也爲其拜而蓌拜者言若有事
而拜則當爲蓌拜說文無蓌字陸德明音義云蓌盧本
作蹲史記集解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通作逡又作駿爾
雅云駿速也蓌拜者言軍中不暇爲容節故其拜以速
爲敬也曲禮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注撙猶趨也撙與蹲同亦取疾速爲敬軍中
唯見君而後有拜曲禮云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
則還辟再拜稽首陸德明音義云還辟逡巡也公羊成
二年傳師還齊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曰
還辟曰逡巡皆所謂蓌拜也鄭訓蓌猶詐者公羊僖三
十三年傳詐戰不日何休云詐卒也齊人語言軍中倉

卒而爲拜不暇爲禮容故注云蘘則失容節也孔冲遠

正義誤以經文蘘字爲挫損之挫注中詐字爲欺詐之

詐又以爲其拜而蘘拜爲申釋上句介者不拜之文故

兩解而皆失其義也

圈豚行釋

禮記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君注云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孔冲遠正義云圈豚行者此釋上徐趨之形也圈轉也豚豬也言徐趨法曳轉足循地而行也頤煊案正義訓豚爲豬非惟不識豚字之義添此一句與上下文義不相貫非注意也豚爲遯字之省周易中孚豚魚吉陸德明音義云豚黃作遯太玄晝次三豚其埻范望注云豚遯也遯與遁循巡徇字異而音義並同說文云循順行也圈之爲言圜也葢古人徐趨之法以循行圜轉爲敬圜轉則行疾行疾故不舉足而齊如流

也玉藻云周還中規折還中矩疾趨地寬折而曲行故可中矩徐趨地狹反行不能成方故當中規規者圜也故曰逡循曰還辟曰周還皆謂循地而圜轉也管子樞言篇沌沌乎博而圜豚豚乎莫得其門豚豚猶循循也鄭君注以循釋豚以轉釋圜圈豚行者言循地而圜轉以速爲敬故云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也注又云孔子執圭則然論語足蹜蹜如有循循與豚通即所謂圈豚行也此皆豚字之古義若訓豚爲豬則失之遠矣

春秋戰國大河考

春秋時唯晉居河內三面距河衛初都朝歌屬河內及狄人之亂遷居楚丘後又遷帝丘皆在河南左氏傳僖二十四年秦伯納公子重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文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成十一年秦晉爲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此晉與秦隣之河也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晉侯辭王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襄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叔

陳生怒出奔及河杜預注云欲奔晉昭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此晉與周隣之河也閔二年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宣十二年晉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彘子不可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子反將右將飲馬于河而歸聞晉師既濟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成十六年晉侯伐鄭五月晉師濟河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襄三十年游吉如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昭十年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此晉與鄭隣之河也閔二年狄入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

立戴公以廬于曹成十五年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此晉與宋鄰之河也襄二十七年衛侯之弟鱄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邴意茲曰可鋭師伐河内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哀十六年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父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杜預注云河上戚也此晉與衛鄰之河也河自戚城以上折而北行故閔二年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杜預注從汲

郡南渡出衛南而東由是而北爲齊晉分界僖四年管
仲曰昔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宣十
七年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
涉河襄十八年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
瑴而禱十九年荀偃濟河及著雍病目出昭六年齊侯
如晉士鞅逆諸河皆晉與齊鄰之河春秋保乾圖云移
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禹貢九河皆在齊界
中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當春秋魯宣
公七年禹貢河從碣石入海至此徙從勃海章武卽今
自汲縣以北由臨淸至天津直沽入海衞河之故道也

至戰國時亦不離此數齊北隣燕西隣趙故蘇秦說齊宣王曰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卽有軍役未嘗絶清河涉渤海也齊宣王曰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魏徙大梁大梁在河南蘇代說魏曰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皆與春秋時河道相同此乃其大畧也

揚子雲上甘泉羽獵長楊三賦年月辨

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率羣臣橫大河湊汾陰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李善文選注引七畧云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李善駁之曰漢書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三年無幸甘泉之文疑七畧

誤也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頤煊案漢書成帝紀永始三年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雄甘泉賦作于永始四年正月其年十二月校獵雄又作羽獵賦上之成紀不書者畧也七畧作

永始三年當由後人傳寫之誤班固作雄傳據雄賦自序連綴成文其云明年者非卽作羽獵賦之明年也以七略證之當在綏和元年秋七略作于劉歆歆與雄同時所書當不誤成紀但書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綏和元年秋不書者以非常大獵但書其最初一次餘從省也且雄傳贊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王音之薦雄待詔與客之薦雄文似相如者是兩時事客者卽雄荅劉歆書所云雄先作

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是也班氏以楊莊人微故稱曰客事當在永始二三年閒故贊云歲餘奏羽獵賦也戴東原以王音薨於成帝永始二年丙午正月設雄至京師卽在前一年乙巳下至王莽天鳳五年戊寅凡三十四年時雄年三十八不得云年四十餘始自蜀來至傳序甘泉賦河東賦羽獵賦爲一年所作斷屬元延二年庚戌其實雄自蜀來至京師先王音召爲門下史音薨又爲楊莊所薦待詔承明之庭皆一二年閒事永始四年正月上甘泉

賦時雄年四十一贊云年四十餘始自蜀來至者是連後作賦時約言之若敀從元延二年則羽獵長楊并在一時與傳所云明年者不合矣至或疑雄天鳳五年卒時不止七十一北堂書鈔卷九十二引楊雄家謀子雲以甘露元年生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卷九十四又引楊雄冢錄子雲以甘露元年正月戊寅鷄鳴生天鳳五年四月癸丑晡卒葬安陵阪上年月分明謬悠之說不足論也嘉慶戊辰十月六日

史記天官書補證

淵如觀察既撰天官書考證復屬臧君庸及頤煊是正其得失頤煊嘗謂自古天文家言唯天官書與淮南天文訓爲最先太史公世掌天官圖籍其所記載卽周禮保章氏之遺術也後人因其文義奧衍傳習鮮通遺文殘舛不復糾正今就臧君所未及者條補于後

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周禮大宗伯疏引春秋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天生大列爲中宮大極星星其一明者太一帝居馬融注易云太極北辰也此天極當作太極常居當作帝居文選甘

泉賦注引春秋漢含孳曰大一之帝居亦其證

隨北端兌　索隱引劉氏隨他果反斗一作北劉氏所見本作隨斗隨當讀如字若依劉音橢則作北字爲長漢書天文志作隨北耑銳

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　天官書中宮星有二曰紫宮曰北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者以文昌宮繫於北斗也鄭司農注周禮司民云文昌宮三能屬軒轅角相與爲體近文昌爲司命次司祿次司民是以文昌宮三能爲南宮星矣後漢襄楷傳云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然則紫宮之外又别出天市

也可知東京之初天星部分已不盡用古法

房爲府曰天駟　天文志作房爲天府索隱引宋均云房又別爲天府舊本府上當有天字

東北曲十二星曰旗　天官書河鼓下不言旗正義云河鼓左右旗各九星者乃參西句曲天旗天斿也孫炎注爾雅云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之北又以此房東北句曲十二星爲河鼓旗也

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　薛綜西京賦注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主胡兵招搖第九星名爲盾薛注以招搖屬盾而以玄戈爲矛別名

皆與此異星經云北斗九星故此二星皆連北斗言之

大角者天王帝廷　東宮蒼龍杓攜龍角者謂大角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風俗通賈逵說龍第三有天田星是連大角數之

亢爲疏廟　明堂位曰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故曰疏廟天文志作亢爲宗廟

尾爲九子曰君臣　曰當作主與上文亢爲疏廟主疾氏爲天根主疫爲一例二十八宿山經亦云尾主君臣故下句云斥絶不和也

箕爲敖客曰口舌　此曰字亦當作主
門內六星諸侯　黃帝巫咸甘氏石氏俱作五諸侯正
義亦引五諸侯以證之此作六星傳寫之誤晉書天
文志以此爲內五諸侯别有五諸侯星在東井北疑
本一星而後人分爲二
附耳入畢中兵起　天文志無此句疑上文附耳搖動
有讒亂臣在側下脫簡或後人取他書附益之
危爲葢屋　鄭注尙書大傳云虛危爲宗廟葢屋謂以
茅葢屋卽明堂古者明堂大廟同制故鄭云宗廟也
隋書天文志以葢屋爲治宫室之官非

危東六星兩兩相比曰司空　正義曰危東北兩兩相比者是司命等星也司空唯一星耳又不在危東恐命字誤爲空也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非二星在虛北月令正義引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今天官書無此文疑此節文有脫譌

營室爲清廟曰離宮閣道　天官書記四方二十八宿皆直舉其名以衆所易知也餘星則各依其附近方位并星數言之營室與離宮古法本分爲二此當云營室爲清廟其上六星曰離宮傳寫者脫之文義遂

不相連屬又案閣道六星已見中宮此不應重出閣道二字疑後人增加　毛詩定之方中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考工記龜蛇四斿以象營室鄭注云營室與東壁連體而四星右人室壁兼言故天官書不載壁宿元命包云營室十星又合離宮六星言之

王良策馬　甘氏曰策一星在王良前左氏傳杜預注天策傅說星正義云史記天官書文今本無之

匏瓜　月令瓜瓠不成鄭注云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正義引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瓜瓠即匏瓜

也

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　曰大章三字與上下文失次止言見某星文例不相協當涉下文晨出曰大章而譌

三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　長二丈類彗謂其星形如彗也彗下有星字涉上文而衍正義天文志皆無星字

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欃　天文志先縮西南生天槍次縮西北生天欃與天官書次序不同

營室爲淸廟歲星廟也　晉書天文志營室爲淸廟歲

星廟也心爲明堂熒惑廟也南斗爲文太室填星廟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也五星行至其廟謹候其命天官書唯太白云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大司馬位謹候此（今本上公下有其他名殷星二十九字本錯簡觀晉書天文志可見）餘云心爲明堂熒惑廟也謹候此不言所主之星斗爲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七星爲員官辰星廟蠻夷星也不言謹候此歲星僅言營室爲清廟歲星廟也皆文有殘缺或省之以互見也

以其舍命國熒惑　歲星太白辰星皆言以其舍命國謂以其星所舍命其國之吉凶也此熒惑二字誤重

下文而衍

土與水合穰而擁閼　天文志石氏皆云爲雍沮晉書天文志亦云土與水合爲壅沮此不當有穰字

太歲在甲寅鎭星在東壁故在營室　此節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或錯簡

出太白右去三尺　䬒長三尺故高祖曰吾提三尺䬒取天下出太白右去三尺卽上文可槭一䬒之數

營室至東壁并州　至字衍

其怒青黑　在氏襄二十八年傳以害鳥帑杜預注鳥尾曰帑怒當依李奇音帑謂其末之芒角也

凡望雲氣以下　臧君謂無關於天官宜刪之此言非
也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天官書凡
望雲氣即五雲之物凡候歲美惡正旦決八風即十
有二風遺法皆一家言故太史公錄于天官書也

書洛陽伽藍記後

洛陽伽藍記云京師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戸十萬六千餘廟社宮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爲一里里開四門門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門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寺有一千三百六十七所頤煊嘗取見於記者繪爲圖宮內唯式乾殿光明殿建始殿嵩音殿凝閒堂乾明門東華門城內唯永安里昭義里般若寺承光寺禪林寺靈覺寺不知所在餘皆可列而知也此書世無善本今本五卷題後魏撫軍府司馬楊衒之撰晁公武讀書志作羊衒之新唐書藝文志作陽衒之據廣弘明集陽衒

之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王公相
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水經鮑巨水注無終有
陽翁伯玉田陽氏譜敘言翁伯是周景王之孫食采陽
樊春秋之末爰宅無終因陽樊而易氏焉陽氏爲北平
望族羊楊皆傳寫之譌法苑珠林洛陽伽藍記五卷元
魏鄴都期城郡守楊衒之撰其官位亦多不同云嘉慶
己巳二月廿五日

書杜工部年譜後

客有遺以杜詩鏡銓者其前有所撰工部年譜因畧爲攷證譜云開元十九年公年二十遊吳越頤煊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覲省詩序甫昔時嘗客游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甫游金陵亦當在此時壯游詩不載譜云開元二十五年公遊齊趙頤煊案壯遊詩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淸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靑邱旁甫當先游趙而後游齊譜云天寶元年公在東都頤煊案贈李白詩二年客東都似天寶二年作下云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瑤草昔游詩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遣懷詩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甫在東都先游梁宋後游齊州與李白尋范隱居詩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昔游詩東蒙赴舊隱尚懷同志樂亦自梁宋赴齊州途中作譜云乾元元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晚離官間至東都頤煊案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詩時猶在華州冬末以事之東都湖城東遇孟雲卿詩照室紅爐促曙光縈牕素月垂文練甫之東都亦當在十二月望後矣譜云大歷二年公在夔州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遷東屯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頤煊案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詩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
甫夏間已遷東屯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詩三伏適已
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又云安得轍
兩足杖藜出嶇嶔甫之歸瀼西當在秋初又有自瀼西
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詩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
往兼茅屋淹留爲稻畦又云煙霜凄野日秔稻熟天風
東屯月夜詩青女霜風重黃牛峽水喧又從驛次草堂
復至東屯茅屋詩山險風煙僻天寒橘柚垂暫往白帝
復還東屯詩築場憐螘穴拾穗許村童甫九十月又在
東屯蓋東屯爲甫稻田所在故數往來其間不必定以

時也嘉慶己巳五月十七日

宋洗冤集錄跋

右洗冤集錄五卷宋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宋慈編淵如觀察取元版本重刊成頤煊讀而歎曰集此書者其仁人之用心乎月令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有旨無簡不聽呂刑曰無簡不聽具嚴天威簡之言檢也凡戕殺人命非檢驗無以具獄不得其術疑似之見生姦詐之計得雖有深冤莫由雪巳此書自檢覆疑難洗罨驗骨以及縊溺服毒物傷病斃諸死者陳說其狀俾治獄者可目驗而知余嘗謂周秦漢唐以來刑家亦必有此書今特不傳耳

後漢書周紆傳廷掾憚紆嚴明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益部耆舊傳嚴遵爲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曰夫遭燒死遵勅吏舁尸到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椎貫頂此即檢驗之證也太平御覽引吳錄張舉爲句章令有婦殺夫者因焚屋言燒死其弟疑而訟之舉按屍開口視無灰令人取豬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開視其口殺者無灰生者有灰與此書驗生前被火燒死條同又引隋書秦王俊好內妃崔氏性妬於瓜中進毒俊由是疾篤含銀銀色黑爲遇

蠱與此書驗服毒用銀釵條同梁書豫章王綜傳其母
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
疑之綜年十五六微服至曲阿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
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
之并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此書載檢滴骨親卽
其術足證此書檢驗諸術皆前人所有余旣嘉其用心
之厚又摭舉史策數事附于後以明其術之有自來云
嘉慶庚午正月十七日

鈍軒文鈔卷八

臨海洪頤煊

孔子三朝記序

夫天生民而立之君將以定國家保宗社明教化總衆庶也於是有公卿大夫以輔其治有尊卑上下以辨其等有禮樂刑政以制其防有甲兵干楯以懼其志末世紀綱廢壞法度倒施君極不張强臣柄國於是內外咸怨上帝降毒水旱洊興災眚並作小則刈戮及身大則殄絕厥世自上古以來莫之有易也孔子抱撥亂之才生衰周之際周流四方席不暇煖迨哀公十一年自衛

反魯三朝魯君反復陳詞其大指歸於戒淫色愼取人明天人之應別君臣之分而終勸之以慕義諷之以失政惜乎其終不能用也門弟子退錄此記漢興藏在祕府傳其學者則有戴德劉向劉歆揚雄班固許愼諸家魏世中經猶藏此本逮及六朝臣瓚郭璞裴松之酈道元之徒遞相引證至唐以後篇籍始亡今所傳者惟大戴所錄遺文譌舛微言斷絕注家自北周盧僕射以降前賢鮮聞緒論蓋此記之沉薶已千餘年矣頤煊幼習先蹤長佩庭訓博問通人兼資往籍於是董而理之注成七卷別作音義校其同異附于左方蓋聞孔子贊周

易删詩書定禮樂作春秋其大垂而爲經其次錄而爲
傳此記論四時行政卽明堂月令之遺也視才取人卽
九德官人之灋也爲壇東郊則澤宮教士之制存焉建
正孟春則夏時得天之數寓焉而且通陰陽之原符瑞
集於有德辨盛衰之治得失繫於一人純而不雜博而
有要息百家之異說廣郅治之恒經竊嘗謂論語者乃
聖門垂教之精言此記者實孔子因時之大政方今
國家重乾隶運久道化成海宇晏寧人材日出倘得
頒立學官懸以取士使誦先聖之良模闡百王之心法
上下和同君臣輯睦協感應之期享久安之福則簡牒

之鴻規雲礽之上烈也予日其跂之矣嘉慶辛未六月廿五日

管子義證序

歲己巳頤煊在德州使署孫淵如觀察以所校管子屬頤煊審定會王懷祖觀察暨令嗣伯申學士又以校本見遺於是刪其重複附以鄙說成管子義證八卷系以敘曰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管子在法家漢志本於七畧班氏於兵權謀家言省管子則管子七畧不在道法兩家史記正義引七畧管子十八篇在法家者誤也漢志管子八十六篇劉向敘錄亦云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與今本篇數同太史公敘管仲列傳云吾讀

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又引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數句皆在今本中足證今世相傳之本即漢世所有之本今本管子闕王言謀失正言言昭修身問覇牧民解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凡十篇據文選注引江邃文釋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耻之况與惡人同處管子無此文李善曰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遂見之史記封禪書索隱云今管子封禪篇是也尹知章注封禪篇云元篇亡今以司馬遷封禪書所載管子之言以補之則此篇之亡

又在司馬貞所見本後故自漢魏以迄隋唐管子著錄以北堂書鈔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所引證之即是今本其閒有不在今本中者或在闕篇之內或是他書引管子之言非復有别本也余嘗謂子書流傳莫先於管子亦莫眞於管子其文義奧衍下士驟不能通故法家絶少而殘舛亦彌甚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管子有尹知章注今本譌題作房玄齡訓釋淺陋今並爲訂正而以逸文附於末若夫疏通而證明之則不能無俟於後之君子嘉慶壬申三月十二日

台州刺史杜雄墓誌銘跋

右台州刺史杜雄墓誌銘在臨海縣南二十里廟前村宋王象之輿地碑目唐文德二年台州刺史杜雄廟碑碑陰有蔡大王廟記今在臨海蔡王廟中即此碑也乾隆癸丑秋余至義誠鄉始訪得此碑詳見台州古蹟記嘉慶壬申秋余將北上謁選兒瞻墉冒雨爲余手搨以歸始得卒讀是碑據嘉定赤城志辨說門魯洵作杜雄墓碑稱雄字昌符京兆人徙台與劉文起事劉知明州因人之欲請主郡政廉使承制加御史大夫明年兼大司憲轉左貂錫以竹使符又云光啟三年加工部尚書

是秋遷刑部尚書今聖嗣位謚昭宗也嘉其威武謂執政曰褒守方擾獨海郡有武不用非以德行化乎因命以德化爲軍號文德元年加兵部龍紀初加右揆大順初加左揆乾寧二年加司空乾寧四年冬十月卒今碑唯承制加御史大夫光啓三年加工部尚書是秋又遷刑部并卒月詹洵銜名可辨餘字俱殘泐碑云以其年十一月廿五日葬於郡之義成鄉貞節里則是碑當刻於乾寧四年十一月王象之題作文德二年杜雄廟碑者誤也赤城志又稱碑中和三年太守劉公改刺明州雄主州事壁記載杜雄中和三年到任乾寧四年方稱駱闉

繼之殆與洵所製碑合新唐書僖宗紀中和元年九月臨海賊杜雄陷台州光啟元年十二月丙午台州刺史杜雄執劉漢宏降于董昌漢宏本傳漢宏率麾下六百人走台州杜雄饗其軍皆醉執漢宏以見董昌昌斬之碑字已殘泐亦無可攷證碑云女四人次許嫁陳氏即故閫帥司空公第二子當是福建觀察陳巖巖卒於景福元年三月丙寅故稱故閫帥次許嫁錢氏即今兩浙中令彭城郡王愛子中令即錢鏐碑云公即泰州府君之第二子也上有口州刺史四字其父當爲泰州刺史又云一日親吏傳尚書公命曰子爲賓職復典文翰我

先君勳績善政當得其實則雄又有子以繼尚書之任留主郡事其云明治亂之機入侍庭闈出佐軍旅者當即指其長子而言惜赤城志不詳載其始末云此碑自余訪得之始傳於世今錄其碑文并陰於後

上闕州刺史檢校司空□□□公墓誌銘并序

門吏德化軍巡官前嶺南西道觀察支使試秘書省正字魯洵撰

上闕斯照乃有口電呈瑞靈嶽降賢上則一千年以誕

上闕簡册煥乎古今

上闕人也自漢魏至于

上闕絶口茂族　先
壯自東晉過江士族南徙以丹丘上闕　先君顯
自安高尚不求祿仕　先君由上闕州刺史
公帥秦州府君第二子也生有奇表上闕精玄孝
資溫凊敬事昆弟至於疎親遠屬上闕天下將亂且歎曰
窮經講學將非其時豹畧龍上闕之志廉使美其材署爲
平昌討伐使上闕州事承　制加御史大夫是時歎儉後
上闕貂兼大司憲恩及師徒惠播閭里　上闕以功口
上聞　上闕光啟三年加工部
尚書是秋又遷刑部上闕以正道使知而後改遂刑措不

用闕上租賦其或稼穡將登有水闕上助不若神明之政也
日者闕上　公率兵拒之羣盜九此行上全闕闕而不用得
非良二千石闕上金紫是歲復加右揆大闕上淑中令以嘉
餙厚闕上史不絕書多竭私闕上千里有爵三公顯赫闕上其
禮未嘗驕於色慍於闕上於國厚於人薄於己古闕上政以
其月十七日薨闕上終神氣不亂顧謂　闕上曰闕中歸勉
主郡事言訖而瞑闕上如闕中撫軍若一奉　闕上名之善
始令終□闕上碑□州罷市□□□□□見□其得人
心也如此闕中繼□闕上是日　太君□□□□□闕上閭
門道光先公一□□□□□□闕上將孝以承家謙以

處衆生知□□□□□明治亂之機入侍庭闈出佐軍旅□□彥□彥□彥信彥特彥特彥琪彥擇□□□前節度推官𭃂曰彥豐並俊秀聰敏仰禀義方號慕殞絕者數四女四人皆明惠賢淑有曹謝之風長適鎭海軍都指揮右揆吳章次方笄年未艮匹次許嫁陳氏郎故閩帥　司空公第二子次許嫁錢氏郎今兩浙中合彭城郡王愛子也　副使萊公與左都押衙師位右都押衙紹香及諸都將親奉喪事各率家財送往事居知無不至傳曰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　公恩施廣於一境可謂貽厥孫謀矣以其年十

一月廿五日葬於郡之義成鄉貞節里一日親吏傳

尙書公命曰予爲賓職復典文翰　我先君勳績

善政當得其實願爲誌石以傳不朽洵受恩有日報賜

無階陳讓不獲因灑泣銘曰

五緯降瑞　四靈効祥　誕生碩臣　讚我巨唐

奇表岳峙　懿行蘭芳　搘天柱石　濟海舟航

士懷恩信　民謌樂康　鳳書錫命　虎符有光

軍崇美号　義洽故鄉　口公爵秩　千里憲章

化穆二紀　仁被一方　威儀棣棣　度量汪汪

未當分閫　俄驚壞梁　望碑揮灑　罷市淒涼

佳城叶吉　丹旐啟行　厚地永固　遺德難忘

流慶令嗣　與□□□

碑陰

蔡大王廟記 碑額五篆字橫書碑上

上闕盧仁實胡允恭王仁益盧允德　郡士王棠

上闕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於怪立祠祭近上闕臨海靈江之南號義城鄉在唐爲義誠鎮鎮之白巖□□有下闕□□□廟□□□□饗□之所求□□□□□□疫□□禱之□上巳有祈重陽有報孟冬朔日上闕者亡慮□□□□□□常□□肖其容題其號飲食必絜之其禮□

□□□□大任嘗謂余曰吾 神□□□□□□□以禍福如相與話言他日無不驗者小人□□爲不臧必示以凶敗之象吾□□□□□□□順者舉 神既也達可聞而異之一日林公請敘其事記于廟以詔來者乃□□□□□□□言 神晉人也其先蓋出於周文王子成王叔父度之後莫知其名有二子□□□□□□□郎今塑像立于左一長婦一息女侍立夫人之□□ 神□□□□□□之錢柱□□□□□極難步 神獨躍馬馳騁上下使人怖慄因目之鬬中爲□□□□□擲釣擇潭谷佳處終日憩息遠近知其鬬上預道

晴雨之期□□□□□□化去乃共於山下創宇圖形
而祀之日益□□□然稱爲　大王葢尊之也□□□
□□□□□□像漂流數十里止于定光山之側水退
□有一虎中闕之不許請徙廟于此則聽是夕虎聲上闕轉
文尋□則廟無全基咸出矢言
上闕之境如萬馬奔
嘶雜以金鼓居人震□莫知中闕觀如故其靈顯類此始
神之祭必以□雞中闕誦佛經易之以殺蔌　神欣然
從之今遂以爲中闕傳曰聰明正直之謂神又曰神無以
靈將恐歇中闕必有以感人者惜乎未聞有人爲能揭其
盛烈告之於下空朝使得與趙靈康並爲丹上命祀□□

□□□□□□然靈康自漢列名方術劒化於章安逮
我宋六葉　神宗皇帝元豐中始為立廟□□□□
□□靈不泯則褒榮有時今　大王自晉為神隱而未
著林公廼能摭其始末表而出之□□□□□□殆未
可知也下空上方肇稱盛禮靡神不秩將見前旌後□榮
□□□□□□龍可無紀述以備討論故為之記紹興壬
午一陽日進士李逵可記夏知言篆林鵬程書□□捨
□勸緣盧冲林宗懋進士林大任立石
助緣盧儻林忠盧懿孫宗誠潘用安吳日宣日昌林
章□庭修□□□□□□□□□□敦復敦敘琪胡阜

進士盧翼陳岳林鴻漸盧樞等重書

唐碣宋碑王靈呵護磨刀損石卽犯神怒

右碑以建初尺度之高三尺三寸廣五尺六寸五十一行行約三十三四字碑陰蔡大王廟記橫刻二十五行行三十七字皆正書前後盧仁寶等題名皆後人補刻

唐碣宋碑十六字又是明人題識嘉定赤城志蔡大王廟在臨海縣南二十里咸平中建按廟籍周蔡叔度之後失其名初廟于錢柱山至今石有馬蹄痕會大水像流漂止今地故徙而祠云碑大畧如志所言吾鄉唐宋碑流傳絕少因備錄之嘉慶壬申十月廿七日

列仙傳序

郝蘭皐農部以德配王婉佺安人所校劉向列仙傳見贈并問序於余余案劉向列仙傳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向本傳應劭漢書音義始引此書抱朴子論僊篇云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其所撰列僊傳僊人七十有餘隋書經籍志云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晉唐人所論如是不可謂向無此書也陶宏景眞誥云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今本止七十人安人攷定脫美門劉安二傳然顏氏家訓書證篇作七十四人法苑

珠林亦云向有列僊傳其七十四人已見佛經其人數不同者何也漢書郊祀志應劭引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王子喬化爲白蜺一條司馬相加傳應劭引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一條皆今本所無抱朴子極言篇引列僊傳黃帝自擇亡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于喬山一條覩今本爲詳其前後文法悉與今本相同益亦足證今本爲漢時原帙僅傳寫有闕佚非後人之僞造明矣自六朝以下所引列仙傳與今本異者世說規箴篇劉孝標注引列仙傳東方朔楚人今本作平原厭次人疑後人據漢書本傳以改其文今本

琴高傳浮遊冀州涿郡之間二百餘年後辭入涿水中舊注云涿一作碭水經獲水注趙人有琴高者一段全本此傳字作碭郡碭水足證六朝本涿皆作碭又水經洛水注言王子晉控鶴緱氏山引劉向列仙傳云世有簫管之聲焉今本亦無此文其餘字句之異同傳寫之譌舛安人舉之最詳如嘯父少在西周市上補履安人據文選注水經注證西周當作曲周寇先者宋人也安人據太平御覽寇當作冠谿父者南郡鄜人也安人據太平御覽鄜當作編商丘子胥者高邑人也安人據後漢郡國志以高邑本作鄗淺人誤分為二皆足正今本

之譌唯穀城鄉卒常生傳今本卒譌作平標題稱爲平常生傳中言卒輒在鈌門山頭大呼言卒常生在此又云但見卒衣幘草帶若改卒作平義不可通今本搜神記雖出明人擬拾成書其言常生事稱穀城鄉卒字尚不誤此又近刻之譌所當更正者也聊舉所知質諸安人農部以爲然否嘉慶壬申十一月長至日

春秋豫章考

春秋時豫章北界徐桐舒巢東界吳東南界越南臨大江西北界潛六其西則楚界也左氏昭六年傳楚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昭十三年傳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此豫章近於徐也漢書地理志臨淮郡徐故國盈姓至春秋徐子章禹爲楚所滅在今鳳陽府鳳陽縣定二年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此桐杜預注桐小國廬江舒縣有桐鄉在今安慶府桐城縣舒漢書地理志廬江郡舒故國在

今廬州府舒城縣巢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居巢應劭曰春秋楚人圍巢巢巢國也在今廬州府巢縣三國皆南近於豫章故舒鳩誘楚伐桐而吳得潛師於巢以敗楚師於豫章也昭廿四年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杜預注汭水曲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是時楚舟師沿大江而下定二年吳人見舟於豫章是吳舟師沿大江而上豫章南臨大江江以南迺與越隣故越大夫得勞王於豫章之汭昭五年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瑣亦當去豫章不遠也昭卅一年傳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杜預注六國在廬江六縣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皆在今廬州府六安州楚沈尹

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還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漢書地理志江夏郡軑故弦子國在今黃州府蘄水縣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
弦及豫章吳師還是時吳伐楚一師伐夷侵潛六出豫
章西北一師圍弦出豫章直西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
師救弦吳師已退回豫章追楚師追及之而吳師始還
云及豫章明豫章不與弦近也若豫章近弦當爲楚腹裏地不得與吳爲界證以前後經文俱不合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杜預注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杜預注豫章漢東江北地名與楚夾漢杜預注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入江在今武昌府江夏縣漢水在弦西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
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

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是時吳子帥唐蔡之師舍舟於淮汭陸行至豫章自豫章直至漢水以東皆吳師左司馬戌所謂塞大隧直轅冥阨是塞其自豫章歸淮汭之道非塞其自漢東至豫章之道也子常聽史皇之言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漢書地理志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安豐與蓼六同屬六安國與豫章近是時楚師亦盛濟漢而東繞出吳後至二別始與吳師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至敗于柏舉其勢遂不可支杜元凱不知夾漢吳師未必盡逼近漢水而軍因改此二別在江夏界以遷就其說者誤也大

約春秋時豫章在今懷寧望江兩縣江北地爲吳楚接
界往來必由之路漢書地理志豫章郡高帝置治南昌
在大江以南又有豫章水出贛西南北入大江是漢時
江以南地亦得蒙江北豫章之稱以其非經所有故不
復具論

答胡墨莊編修書

頃論西漢郡治司馬彪續漢志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戴東原謂孟堅作志未有斯例因引西河郡治平定不治富昌汝南郡治上蔡不治平輿爲證閻百詩濳邱劄記亦謂汝南郡先書平輿却不爲治治上蔡縣以翟方進傳知之其傳首叙次與賈誼傳正同閻氏以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因定上蔡爲汝南郡治然以漢書攷之給事太守府不必盡郡治第一縣人王尊傳涿郡高陽人年十三求爲獄小史數歲給事太守府高陽涿郡第十一縣咸

宣傳楊人以佐史給事河東守楊河東郡第十九縣嚴延年傳東海下邳人其父爲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歸爲郡吏下邳東海郡第四縣且邊郡治縣不常韓王信傳以太原郡爲韓國都晉陽信上書請治馬邑代孝王參傳初立爲太原王四年徙爲代王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翼奉傳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木飾壞敗獂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居其時隴西郡治獂道後乃改屬天水郡而隴西郡治狄道東觀記謂西河郡治平定縣此是東漢初制不可以此而定西漢之郡治也潛邱劄記又云胡身之注通鑑

地理不知西漢第一縣非必郡治云班志襄平縣遼東郡治所猶可而云漢中郡治西成縣豈可乎不知隷釋載仙人唐公房碑云君成固人王莽居攝二年君爲郡吏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是西漢漢中郡本治西成縣閻氏譏之爲失言也故西漢郡國一百五東漢改并一百三縣名先書相同者六十五餘郡國以漢書水經注證之皆大約治第一縣唯梁國終漢世治睢陽班志睢陽梁國第八縣疑元始初年梁國移治碭縣而孟堅書之因無史文可證終不能明未審閣下以爲何如

答郝蘭皐農部書

承賜山海經列女傳兩書校正甚善復屬頤煊辨其譌舛聊就鄙見所及畧舉數端山海經南山經杻陽之山其中多玄龜可以爲底郭璞注云底躪也爲猶治也頤煊案底無躪訓底是胝字之借躪是繭字之譌戰國策百舍重繭高誘注重繭累胝也後人繭加足旁故譌作躪西山經騩山是錞于西海頤煊案玉篇引此經作埻于西海錞埻古字通用說文埻射臬也讀若準此錞借作準望之準謂西海以此山爲準望也北山經敦題之山是錞于北海東山經竹山錞于江皆同此義郭注蓋

失之北山經單張之山有鳥焉可以已痸注云痸癡病
也頤烜案說文瘛小兒瘛瘲病也又云引縱曰㨨玉篇
瘛癡也小兒瘛瘲病也痸同上疑此注及玉篇癡字皆
瘲字之譌京山其陰有玄礵注云黑石砥也尸子曰加
玄黃砥明色非一 也頤烜案太平御覽七百六十七卷
引尸子曰磨之以礱礪加之黃砥注葢本作加之黃砥
今本後人誤改也燕山多嬰石注云言石似玉有符彩
嬰帶所謂燕石者頤烜案玉篇引埤蒼云瓔琅石似玉
也西山經揄次之山多嬰垣之玉葢卽此經所謂嬰石
郭注非西山經嬰垣亦卽嬰琅之譌中山經崍山有草

多𩡷非多約空奪注云即蛇皮脫也頤煊案蛇皮脫非草升山熊山其草多寇脫空奪即寇脫也形聲皆相近大荒東經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北方曰鳧來之風曰狻注云言亦有兩名也頤煊案上文來風曰俊注未詳來風所在也大荒西經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此來風亦地名之字衍大荒南經有獸名曰跊踢注云出狻名國今本無此國集韻引有國曰狻氏名即氏字之譌列女傳魯季敬姜傳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頤煊案物當是𢗜字之譌毛詩素絲五總都亦有總義故𢗜可以爲都大夫楚莊樊姬傳得無𢗜倦乎頤煊案𢗜

倦當作勌倦漢書司馬相如傳窮極倦𠠱郭璞曰𤸃憊也又曰𠠱𤸃極此此與下文俱作𦧇倦者淺人所改宋鮑女宗傳以事夫室潡漠酒醴頤烜桊下文兩言夫室此當以事夫室爲句潡當作瀓與澄字同澄漠酒醴言其清也禮運曰澄酒在下陶答子妻傳荅子治陶三年頤烜案陶卽定陶史記越世家范蠡止于陶自謂陶朱公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穰侯列傳復益封陶索隱曰陶卽定陶也唯閣下裁察

答胡孝廉培翬書

承枉過并論禮經宮室𨙻著禮答問於宮室已奄有成緒尊意以燕寢與正寢異制正寢中央爲室左右爲房燕寢止有東房西室正寢室戶在南面燕寢室戶在東壁以通于房其南面有牖而無戶細繹之鄙意頗不以爲然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鄭注寢壻之室也古者命士十五以上父子皆異宮此壻之室不在正寢即爲燕寢之制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贊者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記云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間燕寢有

東西階又有堂下階間則亦當爲三間屋制中央爲室左右爲房若依賈疏東房西室施於兩間屋制則可施於三間屋制勢必截割中央各半以益東西則房室之中皆不免有當楹之患古人無是宅法也至謂燕寢室東壁有戶以通于房南面無戶與正寢戶東牖西異制案士喪禮死於適室鄭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于正寢焉疾時處北墉下正寢與燕寢名雖不同其爲房室之制則一齊者卧在正寢室中北墉下明平時卧亦當在燕寢室中北墉下也正寢燕寢室制既同其爲戶牖之法當亦相同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鄭注當戶鄉陽此亦燕寢室戶居南之證故士昏禮贊洗爵酌酳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答拜言戶內以贊者西面告饌具其南正當戶不必出戶而北面答拜也主人出婦復位主人說服于房婦說服于室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此言主人食訖從室出復入于房說服于房復從房還入于室與特牲饋食禮主婦出反于房必出戶然後反于房其文法正相類非謂室東壁有戶以通于房也賈疏云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删一還字其義遂晦大抵古人宮室無論正寢燕寢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廣狹大小或有不同其

爲架數閒數房室戸牖門階之法則無不同也足下盍

再籌之嘉慶癸酉二月十六日洪頤煊書

漢書龔勝傳勝病篤爲牀室中戸西南牖下東首加

朝服拕紳使者入戸西行南面立致詔其室戸之制

與禮經同

昆季別傳

第二兄諱坤煊字載厚一字地齋少時性穎悟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二侍先君新昌學署邑有楊思萱孝廉負博學名一日來謁縱談今古其鋒銳不可當兄適在旁知其誤歷引經傳以折之楊駭曰此子胎髮未燥英氣逼人將來定成偉器遂下席致敬及壯補博士弟子員試輒冠軍兄才情斂捷下筆千言或有來問字者雖倥傯之際十餘藝頃刻立就是以同輩咸畏服之乾隆丁未大興相國朱文正公視學兩浙先以詩古文觀風課士兄課藝已就適丁先母憂因以卷畀伯兄某及公

按試日此卷非汝所作問教官洪氏讀書以誰爲最教官舉兄名公曰何以不就試曰有服公卽命次日特試以擬成公綏嘯賦謝康樂遊赤石進帆海詩公覽卷大喜問何時服闋兄對以明年三月公曰我卽三月按台汝當可就試也兄因得以己酉選拔貢成均庚戌入都卽館公家命課諸孫朱蘭石觀察朱潤齋州判皆其弟子也　朝考初取二等第七名覆試下第兄在京文名噪甚國子監累試第一法時帆祭酒刻其文入成均課士錄壬子應順天鄉試中式第六十四名舉人榜發十餘日暴歿於京邸年三十十三房師何蘭士先生以詩哭

之所著有地齋詩鈔四卷

第五弟諱震煊字百里一字㰂堂少刻苦好學嘗讀書夜分以錐自刺達旦不寐每有所搆思研求忘食不得其解不止及補博士弟子員與余同以治經受知于阮雲臺學使撽調杭州肄業敷文書院時有大小洪之目戊午夏爲學使校經籍纂詁與臧君在東丁君小雅晨夕辨難臧君嘗歎曰大洪淵博小洪精銳兩君之卓識吾不及也庚申夏阮公以少司農撫浙建詁經精舍復撽調視學時識拔之士肄業其中余兄弟與焉弟試輒冠軍辛酉余拔貢而弟下第中丞撰十三經校勘記弟

分校禮記人皆服其精審甲子冬郃楚帆少司馬視學
福建延弟校文遂窮八閩之勝閒亦發爲歌咏弟性孤
介嘗曰讀書貴自得何以名爲是以撰述頗寡癸酉冬
廉堂學使至浙久知弟績學因得拔貢甲戌入都　朝
考弟素精制藝又善楷書而卒下第周大宗伯歎曰洪
生之不獲雋其命也夫弟亦以此鬱鬱乙亥冬從杜學
使校文順天卒於保定旅邸年四十六所著有夏小正
疏義四卷㯉堂詩鈔一卷
論曰余少年隨侍先君新昌學署兄弟之樂怡怡如也
及壯兄弟讀書少困山房兄躬自督課兄長於治劇家

中米鹽細務皆手檢校雖酬應忙冗終未嘗廢學迨庚戌入都留滯京邸而卒成永訣痛何如也後余與弟游學武林對床風雨每讀書有得輒共相拊掌及余辛酉拔貢壬戌入都應　朝考報罷薄游山東館孫淵如觀察幕中凡七年弟亦作八閩之游甲戌余以直隸州州判分發粵東引假回里弟亦匆匆入都就試雲山迢阻見面遂艱今墓有宿草余髮亦斑白回念曩時兄弟之樂恒惓惓於懷因撰此別傳以見余手足之痛其所遭不幸有如此云

通元觀崔府君祠禱嗣記

祈嗣之神自古有之其見於經者莫先於月令高禖之祀五經要義云契母簡狄以元鳥至之日祀於高禖而生契高禖者葢先王所以祈子孫之祀也漢書武帝年二十九得太子甚喜爲立禖使東方朔枚皋爲禖祝然其禮尊後世民間莫敢用其次則有九子母之說九子母見於佛書世間求子者咸愛其供養成帝紀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畫堂畫九子母則其神在漢時已著稱他如唐皇甫觀察祠九子母生一男宋錢穆父有形肖九子母丈夫之戲慶歷中張奭撰法門寺重修九子母碑

記其所述皆與佛書大畧相同至南宋始有崔府君祠據樓鑰顯應觀記及舊志所載府君諱珏彭城人唐磁州刺史有祠在河干宋高宗為康邸出使至磁州禱宿祠下神馬引而南還建炎初秀邸夢神指一羊謂曰以此為識遂誕孝宗由是崇祀遍宇內賜額曰顯應夢粱錄顯應觀在豐城門外聚景園北六月六日府君誕辰此日內庭降香設醮貴戚士庶獻香化紙湖中畫舫俱艤隄邊其盛可知元王少保積翁明李太守文皆禱於府君而生今西湖顯應觀舊址莫知所在惟通元觀有崔府君祠在城中白馬廟側禱祠最靈國初時丁禮部

澎以六十七歲禱於府君得一子毛檢討奇齡撰記載西河文集中道光甲申冬余在羊城嚴厚民杰過余語及此且曰杰行年六十二而未有子偶閱西河此記因以壬子日詣祠求禱次年果得一子時余望孫甚殷深感歎以壬子日遥求於神次年九月八日亦果得一孫神之不爽如此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洪範曰惟天陰隲下民民之所生莫非天之所定而冥漠之中積誠感召其符應有昭然者此神所以歷代崇祀而不廢也余既感神之德因重撰此記俾世之祈嗣者知所趨向焉

書王氏鍾鼎款識後

右王順伯鍾鼎款識集冊共五十九器每器自爲釋文題識鈐以復齋厚之名印國初時爲曹秋嶽朱竹垞諸公所藏今歸阮雲臺師重加考證摹刻於杭州近開府兩粵予因得借覽摹抄者累日順伯撰述有復齋碑錄見陳思寶刻叢編其墨蹟傳於世者唯此冊矣俞松續蘭亭考引周益公云朝士喜藏金石刻且殫見洽聞者莫如洗虞卿尤延之王順伯李秀巖云王順伯好古博雅在二熙間爲第一宋史不爲順伯立傳其官爵里居不甚著樓鑰攻媿集外制有度支員外郎王厚之直秘

閣兩浙路轉運判官敕云爾庠校諸生故家人物領使淮西聲望藉甚爲郎名曹侃然有守兩浙名賢錄稱淮西通判當在其前又有直秘閣兩浙運判王厚之直顯謨閣知臨安府敕云以爾先世嘗爲京尹故以命汝順伯家世莫詳慶元黨禁稱江東提刑又當在其後也袁起巖詩云臨川先生天下士古貌古心成古癖搜奇日富老不厭如渴欲飲饑欲食牙籤軸不止三萬集古已多千卷帙容齋三筆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攻媿集跋王順伯家藏帖有蘇子美錦鷄詩范文正公與尹師魯帖韓魏公與尹師魯帖王荆公書佛語林和靖與通

判帖右軍章草米元章三帖桑世昌蘭亭考稱王氏藏
本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爲首北本副之各以類
分嘗從順伯之子友仁借觀袁桷清容集順伯名厚之
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鐘鼎篆籀鑑銘泉譜侔內
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越饑新昌尤慘遂悉散落
然則順伯本寓居越之新昌故冊內有石公輔名印題
臨川者是其舊望予髫年侍先君學舍在新昌最久王
氏子姓繁衍惜未訪其遺蹟云

亡妻葉安人墓誌銘

安人諱某姓葉氏臨海庠生文梓公長女文梓公嘗與先君子同席研書故相締姻安人以乾隆五十年歸予幾二年先慈棄世安人哀毁盡禮時家中落兄弟析㸑安人盡典嫁衣釵釧以償債負無愠色日與僕婦輩共操作夜間紡績至三更不倦里閈嘖嘖稱羨安人治家井井有法遇事咄嗟立辦甚至鞭扑交下然性仁慈恆以恩惠濟人人咸樂爲之盡力嘉慶六年予以選拔貢成均朝考報罷薄游燕齊先君子在堂安人侍奉甘旨必親調而後進課子讀書成人使予無內顧之憂者安人之力也迨十九年予以直

隸州州判分發廣東候補引假回里安人臨別握予
手曰予骨相薄恐不及享君之成此行其永訣耶不
覺淚下予驚曰寧遽爾寛慰再三不怡者累日逾二
年果凶問至矣安人卒于嘉慶二十一年正月廿日
距生于乾隆二十七年十二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三
生子一瞻墉遵酌增例捐納郎用布政司理問女一
適同邑庠生許權衡瞻墉娶朱氏生孫女二側室崔
氏生孫鳳翬鳳鏊深念窀穸有期春秋易謝將以某
年某月葬於義誠鄉白巖後洋山之原爰泚筆而爲
之銘曰

糟糠不厭辛苦與偕心力既竭時運多乖胡微祿之

甫沾兮竟瑟軫其先埋朔風兮栗烈惻怛兮予懷